

搂着冬日的时光(四首)

卡西

新年

谁也阻止不了每分每秒
哪怕用闭上眼睛的绝望方式
时间,这可爱又可怕的隐形动物
依旧面无表情
不知不觉,抽空你的身体

第一天,钟声比天气还要冷
从宅吉小区盐务街返回
小小的脸,荡漾在鹿冲关山脉之下
步伐在雾雨中穿梭
左一脚记忆,右一脚遗忘
仅仅一个时辰就够了

牧放的羊群在去年夏天走失
旷野长满杂草
与风有关的信息,变成深秋消瘦的树
空洞的手臂占据通道
一针见血的夜,不再有诗

突然明白,深冬把阳光关起来
其实早有预谋
委身于自己不是意外事件
姻缘无所谓深和浅,反正方向迈得纯粹了

一月雪

没有什么能阻止,一场雪所呈现的白
让忧郁的冬天披上欢乐衣裳
万物赤裸着身体。如果爱我,请把欲望摘下
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刻

暮晚的鹿冲关,夜夜不得安宁
无法回头的路醒来
成为追梦者,摆脱日积月累的桎梏
还有不为人知的颜色
无数报喜鸟的翅膀。偶然,还是必然
现实的气候传递着远古记忆
缓慢从大地的血管散开,仿佛一个人的孤独

谁在吹奏安魂曲?笛声陷入群山之手
挣扎的呼唤,出没夜半的路上,充满幻想
成为彻夜未眠的隐痛
我在时间里寻找真相,在瞬间消逝的生命中迷惑
漫天的乱发中,那些尖利小嘴吐着蜜语
也吐着阴冷的石头和谎言

一月雪如梦。我不知道你在梦中
最美最纯净的天使
徐徐降落人间。这是完成飞跃的第一次
纵然只有消耗自己,才会发现历史是如此虚幻

蕾

在白云寺外,红杉上方
低语着月亮的柔和
这生命里的血色素,透明的珍珠
充满我的身体
我的内心是森林,河流,草原
是黑夜中的白,勃起的光
一群无形大鸟覆盖旷野,如此惊天动地
火焰似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胜过许多纪念日
一个个深渊般的日子
指向含苞世界
有形,无形,短暂,永远
时间无间的现实,包容记忆的苍茫
这不幸中的万幸
迅速扩散开来
像秋天的血液,嵌入天空的裂缝

黑夜深处

肉体睁着眼,与静谧的墙壁对视
窗外,树欲静而风不止
无数奔腾的马匹
朝胸腔驶来。锋利的蹄声,覆盖飘摇的经幡

沉重的天空,轻浮的天空
近在咫尺
也远在千里之外
一遍遍散发出小夜曲多汁的光泽
繁忙的路灯,纯粹的灵魂
在流淌的黑里独自发芽

一些想不起的事物
从骨髓里挤出,一个接一个
而更多的事物
隐去色彩,盘踞在石头和字根中
构筑起无比强大的世界
很多时候,激发我的幻想

像这多雨之夜,真实的现状在凌乱的争斗中
卷走一地碎屑和尖锐的欲望
梦里梦外,时间已经熟透
裂开的果核,坐着一个失眠的人

诗歌专版



爱得越深情就消逝越快
这句话在父亲身上是灵验的
——题记

1
母亲一直没觉得父亲真的走了

母亲在梦中与父亲的对话
还一个劲儿追问
那个被父亲爱过的女人
与父亲在天堂里还有联系吗
于是,父亲走之后
我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了三年

但她还是要坚持回到她的寨子
去查,去看,去守,去盯
父亲的坟茔,暗访
父亲会不会带着杨妈
和我从未谋面的姐姐在老屋里有一点风声
或者谈理想和人生什么的

2
父亲是守着永和承孕育的朱砂
丹心一辈子,红,红遍

父亲的爱情
是煮在母亲锅里的排骨
不等儿子回来
锅,就一直熬着
有墙上涂满儿子照片的报纸和铅华陪伴

3
父亲的第一个爱情是我的母亲
是大学生与一农村姑娘一生的相守

母亲说,看到这满壁的儿子
我就坚信没有谁敢走进我的木屋
其实就是剑指杨妈

母亲八十五岁的骨头有些佝偻
越来越矮,离土地越来越近
而眼睛越来越明亮
她继续担心万山红遍之后,杨妈
在哪个坑口或者机车的角落
牵着应是五十出头的姐姐
和父亲搭讪

4
父亲的爱情是一匹矿山
五十年前就为国家每年贡献十六亿元的矿山
矿山上,却常年下着白居易的《夜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父亲的自白是用朱砂写的,最红
组织上一夜的决断
让父亲一边“背书”
一边与大学生杨妈断裂,了无音讯

5
我见过杨妈的照片
夹在父亲最保密的笔记本里

被弟弟翻开时
母亲成了“指挥员”
“抠她的鼻子抠她的眼睛抠瞎抠肿”
父亲则说,那是他矿山的同事矣
无奈,无法,无语
最后,听说杨妈可能去了黔北
带着姐姐

6
也不知道父亲说的杨妈去了黔北
是因为黔北有沙滩的文脉基因
还是有诗乡的美誉,包括
解放、浪漫、自由或者其它
总之,父亲几乎吞下了所有的爱情故事
只字不提他和杨妈的爱情

父亲爱他的矿山和坑口
忘掉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耳朵与重伤
忘掉丰厚的待遇,躺在汞海里
炼自己成了朱砂

7
杨妈有了爱情而又因为爱情被迫离开时
姐姐是个嗷嗷乳叫的婴儿
至于母女去了哪里至今是个谜
我祈祷,杨妈和姐姐还活着
好好的活着,等
我去找到她们

如果父亲还健在就已过鲐背之年
所以他和母亲是解放前的婚姻包办
如果杨妈还在,最少已七十五岁左右的高龄

小语

8
当过兵打过仗见过世面的父亲,好饿
是想着杨妈和姐姐的饿
是男人肩上挑着重重家担的饿
瘦饿

瘦饿如父亲从万山挖出的矿
跋涉万里山河
瘦饿如呕心沥血而又小心翼翼
奉献的光和热
瘦饿如一条无极之路
爱情在贯通的一条又一条隧道里
每挺进一次,领域就开始宽广

9
四十岁之前,我读不懂父亲的爱情
只知道父亲的万山连着爱情
从农耕时代到农业时代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
从一开始的靠山吃山
到后来为上千家谋得的福祉
父亲,都没走远一步

可我的母亲,聪慧泼辣的母亲
是为了父亲才离开矿区的
母亲伟大一生,生儿育女

10
父亲的爱情让我在繁复和虚假的微笑里
逐渐懂得杨妈没有回头的走是一种定力
所以没有方向,也没有回音

冷,或许才是生命的真
如同冷冷的矿石
如同冷冷的汞海
如同觥筹交错的人世,远远不如
父亲厉声喝责我时的舒坦与自如
看着,又冷又瘦又饿

11
我,当然要到杨妈和我的姐姐
她们也许更想找到我

然后,我们抱头痛哭、痛哭
肃清那个黑夜她们挺过的陷阱丛生
割断她们在困难重重的口沫中生活的凄婉

我想问,杨妈,杨妈妈妈,姐姐
有一个人给你们留一点口德吗
您们会得到了万物的怜悯吗
您们幸福吗,现在

12
父亲的爱情是被遗憾包裹的雷雨
是千年朱砂古镇里最苍白最无力的花朵

父亲和工友们的疲劳可以下酒也可以醉星辰
杨妈是大学刚分配来的最亮的那颗
眼睛动人出水,只是

真情的杨妈爱上了我的父亲
没在一个合适的时刻

13
万山是一个涅槃的苦海
世代矿工的口号从心扉喊出时是倾情的美声

洞开敞敞的人世常常被回忆
所以,我的杨妈离开的前夜
被“从未有过的幸福”蹂躏得不成样子
不疯掉,不一夜崩溃才是奇迹
是天大的奇迹
那个夜晚的杨妈啊,不知道要去哪里
更不知道光明在何处

14
杨妈“从未有过的幸福”,包括
与父亲躲后山的幽会
包括每天吃完在大食堂悄悄为父亲拌的辣椒水
包括怀上姐姐,长假去秘密地方产下的孩子
包括勇气里生长出的憎恨
都成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的代词
也包括我,从父亲口中知道的一切
以及模模糊糊的岁月

泪眼模糊中,我终于见到了杨妈
她用父亲褪色的旧军大衣裹住姐姐
我听见襁褓里的哭声在夜色中消失
我知道,这一切必须在天亮之前
风平浪静,人未央
情未央

15
父亲是位英雄
英雄的婚姻注定故事满满
诸如在共和国崭新的婚姻典上
父亲和杨妈的孽怨

黑暗前,解放前
守着一个独子的奶奶
担心一支名望的家族会在父亲这一代结束
迫不及待用一块菜地迎进母亲
奶奶盯着母亲的身段
似乎儿孙满堂的时光已经来临

16
可,奶奶没有想到的是
直到一九五一年初父亲踏上朝鲜的土地时
家里也没能添上半张嘴
直到一九五四年父亲转业才有了我大哥
如此开场的婚姻,神秘了一切
更加神秘了杨妈和我的姐姐

矿山真的好大
大到装不下一个身败名裂的杨妈
汞海真的好小,小到浮不起一个婴儿的生命

17
有了杨妈有了姐姐
就是父母争吵一生中最频繁的字眼
反而,让我和我的弟兄姐妹
知道了“恶毒”“后妈”这样的字眼

杨妈不是后妈,杨妈我从未见过
杨妈是从父亲嘴里瞬间跳出来高音
又是一阵风般消失的云朵

18
而今,老屋还在
六间五柱的木瓦房还在
父亲与母亲卧室相隔四间二十多米的距离还在
父亲走后埋的地方离木屋不远
父母“死了也不埋在一起”的意念还在
只是,父亲走时搬走了
颇带讽刺意味的一大一小的寿才之“大”

再“大”,也没有空隙和空闲
让杨妈和父亲见上一面
还有,我的姐姐

19
我不知道姓杨的“妈妈”到底啥模样
她的眼睛大吗?她很爱笑吗?
她是不是明目善睐的样子?
她会不会象传说中的后母那样
有一副魔鬼样的脸嘴
蝎子一样狠毒的心肠
把我的哥哥姐姐赶出家门

但我自信,被父亲爱过的女人
定是善良而勤奋
我那赤背走过战场的父亲
因为爱情走进集训队的父亲
从集训队知道就在他离开的那个夜晚
杨妈走了,带着姐姐不知去向的父亲
爬上悬崖高呼几句口号之后
纵身跳了下去

20
为了爱,父亲没死成
悬崖上树从没遂父亲之愿
父亲活回来了
爱情死成了灰烬

世间,诸事不一定都要有结局
正如父亲的遗憾一直被带进了棺材,那天
我在老屋周围插满经幡,为他请来佛师
唱七天七夜,也没见父亲醒来
也没听见父亲大大方方说出真相
正如杨妈的失踪,还有姐姐的生死未卜

21
尽管没有结局
父亲在天之灵左手佑着我的弟兄姐妹
右手护着那位姐姐
眼睛里仍然放光,放出的光
洒在杨妈的身上依然美丽

美丽,是父亲和杨妈在汞海里走过的深秋
深秋从矿区踩来,没有任何脚印
那可是《汉书·地理志》“谈指出丹”的汞都
《后汉书·郡国志》“夜郎出雄黄”的汞都
多少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汞都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杨妈指一条路
让她和姐姐活下来的路

22
父亲回去了
母亲仍然以“不宽恕自己男人”的方式活着
我为母亲修一栋小楼
在屋里生了火,陪母亲过冬
也不谈起对杨妈越来越浓的有心

杨妈、姐姐和我
都在路上,我们越来越近